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說解頤字義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瑾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張五諧

詩說解頤字義卷一

明 季本 撰

字義

詩以温柔敦厚為教所重在於興群觀怨而事父事君乃其實行之大者也理性情者於此盡之於文義若在外而無所待焉然而鳥獸草木之名聖人欲人多識豈為闘靡哉蓋鳥獸草木各有自然之情因其名而求其情

則萬物之所以同體者可以得之於我而有感即通亦性情之助也故名物者通乎萬物之情者也通則心體無礙文義豈真在外哉

周南

關雎

一章　雎鳩爾雅以為王雎毛氏傳謂其摯而有別鄭氏箋云王雎之鳥情意深至然後有別諸家多以摯為猛摯之摯故郭璞以鶚釋之而曰鵰類許慎以鷙釋之

而曰似鷹陸璣以鷙猂之而曰如鴟歐陽氏則謂先儒辯雎鳩者甚衆惟毛公得之但后妃淑善之德而以猛摯之物比之豈不戾哉是以猛摯不可言后妃矣故取其別不取其摯而於鄭氏所謂情意深至者亦不以為然焉惟朱子集傳則有取於鄭說非茍然者考之語録有云甞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則集傳定為

狀類鳧鷖之訓蓋亦察之審矣此豈可以語鵰鶚鷹鷙之鷙鳥哉蓋摶擊之義不可以興窈窕鳥雖有別其性悍不可以為關關惟以為鳧鷖之類而後與經文意合也華谷嚴氏惑於左傳雎鳩氏司馬之說而謂司馬為摶擊之官斷乎復以雎鳩為鵰鶚之屬也求其說而不得則有鳥之鷙者不淫之觧殊不知古之司馬所主在於容民畜衆息爭休兵豈以摶擊為能哉以摶擊而名官蓋末世覇功之見耳〇河龍門

下之大河也太姒生於洽陽正在河西臨河之地故即雎鳩之在河洲者以起興蓋本其所生而言也集傳乃以北方河水之通名釋之必以河乃四瀆之一自西河南出而東大姒宮中之化當在岐周非大河所經故泛言之以為北方之水皆入於河可以通名也而不知詩人之意蓋有所指耳

二章　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可為菹○輾轉反側孔氏以輾轉

爲卧而不周反側爲卧而不正鄭氏何人斯箋反側即輾轉也其訓猶未盡明集傳以爲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則精切矣

三章琴七弦瑟二十五弦堂上協歌之樂也鍾大鍾鼓晉鼓皆以起堂下之樂者也詳見廟制考義卷二廟樂考成鍾一作鐘蓋傳寫異耳許慎以金旁從童之鐘爲樂器從重之鍾爲酒器則過於分别矣殊不知古字通作鍾也

葛覃

一章 施毛氏訓移蹶謂引蔓移去其根也蓋谷本水注溪之名書註云谷是兩山間流水之道則根在地而蔓延於谷中言其覆芘之遠也但施之訓移稍近於晦不若直作引蔓延及之義耳○中谷以谷中倒用蓋古人語皆然詩中如此者亦多如中逵中林中阿中沚中陵中原中田之類皆倒語也○黄鳥一名黄鸝一名黄鷽一名倉庚一名摶黍當甚熟時來在桑間

三章言本言語之言詩人多用之助語如言采言念薄言駕言之類亦以其見為實事而可言也毛鄭以言訓我爾雅亦然則於義無所取矣○師氏即公羊傳所謂傅母也孔氏昏禮疏云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污煩撋之以去其污猶治亂而曰亂也煩撋猶挼莏也○私祖服婦人近裹衣曰祖見左傳宣公九年

一章

卷耳爾雅以為苓耳郭璞云叢生如盤陸璣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本草謂卷耳即今蒼耳則可用於麯糵而不可以茹又非蔓生其說非也○周行經有三周行皆訓大道或以道德言或以道路言此章寘彼周行與鹿鳴示我周行皆言道德也大東行彼周行則道路也毛氏以周行為列位與左氏同則其說有不可通矣華谷嚴氏亦以周行為使臣在道

路而矜其跋涉之勞庶幾近之但下章言崔嵬高岡之不可往者與大路之義不相恊耳

二章

罍酒器尊彝之類罍則畫為雲雷之形而上有龜目其飾以金故謂之金罍與尊彝皆祭祀時用之彝則畫以雞鳥之形以盛秬鬯尊則畫以犧象之形以盛五齊而罍亦與尊同用彝罍通名為尊故陳氏祥道曰尊者彝為上罍為下又曰尊亦謂之彝彝亦謂之尊以為通名則罍固可通用於上下者也闕

古

用瓦其後貴者以金賤者以木以金者不必黃金凡五金中之可範者皆是也臧文仲謂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則銘功之器必不以瓦與木也而尊罍以金亦貴者之所宜用也若民間通用則或以瓦以木耳韓詩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此說未為非是云飾者飾之而已非言其質而以梓則其質矣但大夫而飾以金則與諸侯無別似或末世之僭禮耳然則文王之金罍其即

諸侯之酒器歟其文或刻或畫皆無可考恐刻則但可施於木而不可施於瓦與金也故直以為畫焉其受或大或小各因所宜先儒謂罍實一石尊實五斗彝實三斗亦偏辭也金罍之外宜尚有大器如今釀酒之瓮也或曰瓮容二石云酌金罍者自大器而酌於金罍也酌兕觥者自金罍而酌於兕觥也行葦之四章曰酌以大斗孔氏曰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所謂大斗也此蓋從大器中挹之於尊用此勺耳其在

尊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句也則酌於大器者用大勺酌於金罍者用小勺亦各有攸宜焉

三章

兕野牛一角重千斤觥爵屬以兕角為觥也韓詩說云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然宗廟之祭尊者獻以爵卑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則爵貴而其餘為賤自觚以下其字從角古者必皆以角為之而或以玉或以碧或以象或以木則漸因時而異制焉凡以角為之者皆以兕角謂

之兕觥其受則觚以二升觶以三升角以四升散以五升各有差焉而皆謂之兕觥故兕觥不列於觚觶角散之中先儒論觥之所受或以為七升或以為五升則觚觶角散之外復設一觥將何為者邪今考古之為升者以十合合者前漢志所謂合龠為合也龠起於黄鍾之管中容千二百黍則合龠當容二千四百黍也戰國以後以千勺為合則加五倍非古法也古之升當今二合每爵受酒二合人亦能勝若至二

升則四合矣五升四升五升雖善飲者莫能當之况七升乎竊意韓詩之説未可據以為定論也或又以為兕二角善觸故先王制罰爵以兕角而謂周禮有罰觥之事及觥不敬者謂其皆取諸此則亦鑿矣故以觥罰之猶言取觶立飲也豈必專以兕觥為罰爵哉且文王之酌兕觥非為罰也觥之用兕為其性之剛也與童羖相反焉

茱萸

一章芣苢本草云令人有子蓋車前強陰益精故也陸璣以為其子治産難則王雪山謂婦人服之下血非可治産難者蓋辯陸説之為非矣若本草之説則必當時已驗之方耳

漢廣

一章漢水源出陜西漢中府沔縣西嶓冢山隴西之地也始出曰漾水南合沔水東流為漢入湖廣鄖陽府界流經襄陽府東至漢陽府大别山入於江江水源出

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又謂之汶山西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夔州府界入湖廣荆州府歸州出峽東流過常德府又北至武昌府合漢水於漢陽府之太别山東北至揚州入海武昌在江之東漢陽在江之西而漢水在漢陽之北江漢合流蓋在武昌漢陽之間武昌自漢唐以來為都會之地意江漢詩所謂江漢之滸四月詩所謂南國之紀者其治所或當在此歟

三章駒以之子于歸而欲秣之則亦可乘矣如株林所謂乘我乘駒不必拘於二歲也故集傳曰駒馬之小者二歲曰駒之説蓋本周禮庾人鄭氏註而毛氏傳此詩乃謂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則以大小為差耳考之庾人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龍騋非民間所能有則以六尺者為馬不為無據但以五尺者為駒近乎臆説既以大小論則不得不為之别也

汝墳

一章　汝水源出南陽府汝州天息山東流逕汝寧府又鳳陽府穎州入淮汝在豫州之域其下流入淮則南為揚州北為徐州之域文王時汝墳蓋指豫州之域者

歟

名南

鵲巢

一章　鳲鳩拙鳩也小序誤以為鳲鳩而毛傳因之謂為秸鞠

即爾雅之鶌鳩也而諸家或以為布穀或以為戴勝皆鳲鳩之别名也歐陽氏則謂今之布穀戴勝與鳩絶異今人直謂之鳩其辯之審矣故鳩之拙者别一鳩耳不在左傳所謂鳲鳩鵻鳩祝鳩爽鳩鶻鳩五鳩之内者也

采蘩

一章

蘩白蒿也香美可蒸祭祀則以豆薦葅陸農師曰蒿青而高蘩白而繁白蒿葉麤於青蒿白於衆蒿故

曰皤葛可以爲菹〇沼池之曲者也沚小渚也爾雅曰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

二章　澗山夾水也

三章　被髮髢次第髮長短爲之故周禮追師謂之次即今假髮非編髮爲之之假髻也夫人從祭之首飾本用副而以被言於祭者蓋副必臨祭時所加而在宮治菹醢以實籩豆之時則服居常見君之髮也詳見君子偕老字義

草蟲

一章 草蟲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作聲或以阜螽蝗屬而即螽斯非也詳見七月字義草蟲阜螽皆似蝗生於草閒者曰草蟲生於陵阜者曰阜螽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負蠜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别之歐陽氏以異種相合合所不當合而詩人引以為戒則過矣蓋物類相從其性如此故集傳但以為感時物之變也

采蘋

三章宗室大宗之廟室也諸侯之庶子爲別子別子爲大夫則立宗此大宗之始祖也其主設於室中西南隅之奥正當南牖之下故曰牖下○齊與齋同其義爲敬然亦根於齊一之齊本從齎反齊不齊而致其齊然後讀齊爲齋則側皆反故齊爲一而齋爲敬也又有讀齊爲粢盛之粢如小雅甫田所謂粢明者則精洛反各隨其義求之而已矣

羔羊

一章　羔羊之皮者大夫以羔皮為裘故孔氏曰大夫之裘羔而已然毛氏謂小曰羔大曰羊並言之者分釋字義耳其實羊乃小大之通名羊之小者得稱羔羊也凡視朝之服用黒羔裘而以緇衣裼之上加朝服其服臣與君同但其别則君用純色而臣則飾以豹褏君之用純非不飾也色用純耳如隋虞世南凖禮圖裘以羔正黒者為之取同色繒以為領袖即用純之

制也既退朝則諸大夫適治事之館釋朝服而以緇衣聽政言緇衣則為羔裘矣館乃所直之廬亦公所也及自公所而退食於家人猶見其服此羔裘以歸故即所見而稱之非以此為在家燕居之服也若私家燕居之服則為狐貉之厚以居如毛氏所謂大夫狐蒼裘者而羔裘不宜褻用矣詳見唐風羔裘字義

〇素絲者以素絲為線而合其縫也孔氏謂織素絲為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紃亦組之類素絲非線也

錢氏因之遂謂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白絲為紃施之連屬兩皮因以為飾此說似有不通蓋凡為裘必合衆皮其横縫不在五紽之内者尚多豈能盡飾意必有裏以袷之若其外則毛深而縫不可見安得施紃邪織紃之説徒使人難曉耳○紽縫之别名也曹氏謂一裘之功必合衆裘而成故其縫殺不一其言亦不分曉蓋裘雖合衆皮而成其縮縫則惟有五故以五為數不論皮之多寡也

摽有梅

一章　摽本墮落之義梅墮落然後見其失時也華谷嚴氏訓與邶栢舟寤辟有摽之摽同則非矣○梅木名似杏而酢

騶虞

一章　毛傳云豕牝曰豝本爾雅釋獸文觀駟鐵詩云奉時辰牡則將爲乾豆之具用牝者非也鄭箋云豕生三曰豵亦本釋獸文觀七月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則豵本小獸之名以為豕生三者亦非也此詩先言豝後言豵亦必有差蓋葭叢高而豝藏焉蓬叢低而豵藏焉則豝必大於豵以其體肥故謂之豝但大而有力或不及豜耳不然則田獵所射未必盡皆小獸而毛氏一歲為豵之說鄭氏不得不異矣豵雖小獸亦豈必限以一歲哉田獵得獸不論狼獐鹿豕雉兎而必以豕目豝豵則亦拘矣凡此類舊説多有附會但以經義推之可也發發矢也禮射每發四矢集傳

若謂發四矢而得獸者五則獸多於矢意其閒必有疊中者故以中必疊雙明之殊不知古人之射不以多殺爲能車攻詩所謂不失其馳大庖不盈者是其法也若以中必疊雙爲能則亦可以合圍掩群矣豈仁人之心乎蓋五豝五豵非舉得獸之數毛傳所謂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者是已翼驅也驅獸多則中寡驅獸少則中疏今以五獸而當四矢則射疏難中明虞人之不欲多殺也君止一殺至大夫殺則止

佐車取田獲三品而已○騶虞毛氏以為義獸白虎獸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此本無據葢附會之說也而漢之夸封禪陳祥瑞如司馬相如東方朔者從而和之其後陸璣陸農師觧釋文義又祖而述之則若真有騶虞如毛氏所云者而不知其皆誣辭也縱使有之則野鳥為鸞之類豈可信其為真哉三代以前言靈物者但云麟鳳龜龍而騶虞不與焉則古無此獸可知矣歐陽氏曰漢世詩説四家毛最

後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帝時賈誼新書以騶為文王囿名亦不經見又曰書言騶虞者多矣如七騶六騶蓋馬御而澤虞山虞則山澤之官月令季秋教田獵命僕及七騶咸駕周官山澤虞皆當田獵致禽獸則騶虞二官田獵之時乃其職事也今按騶虞為騶所御之虞人也獵以虞為主觀易有即鹿無虞之戒可知矣以周禮考之君乘田車則以射獸也虞人乘佐車即驅逆之車則以從左驅

獸而待射者也皆掌於田僕而御之者騶人也馭夫掌馭從車而趣馬掌駕説之頒以聽馭夫即其事也騶虞雖二官而虞人為騶所御則已當田獵驅獸之時主乎虞人而言矣詩人之意蓋謂茁壯葭蓬之中乃禽獸繁殖之所也一發四矢之間虞人僅翼五豝以待射不欲道人以多殺使其比而得獸真有若丘陵弗為之志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故特詠其事以嘆美之而文王德盛化行仁義成俗於此亦可見焉

詩說解頤字義卷一

詩說解頤字義卷二

明　季本　撰

邶風

擊鼓

一章　鼓鼖鼓也長八尺面四尺周禮鼓人云以鼖鼓鼓軍事又曰軍動則鼓其衆蓋鼖鼓大鼓也鏜鼓聲之大者與逬逬塡塡同○漕衛邑非曹也當在帝丘之北與泉水之漕同即衛文公東徙渡河而野處之地也

其城之築在此

雄雉

一章　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蓋鳥之耿介者也

二章　下上其音燕燕之詩亦有此言華谷嚴氏曰燕燕言下上其音謂雙燕相追逐而飛鳴也雄雉言下上其音謂一雉之音或下或上也

匏有苦葉

二章

匏與瓠異陸農師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蓋匏苦瓠甘且有短長之殊非一物也故瓠可食而匏之大腹者但可用以涉水其小而有柄者則用以為笙耳不可食也○涉厲揭舊說皆本爾雅謂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此說亦頗不明蓋匏有苦葉之詩本欲待舟以濟而不以涉水為正所謂厲者正若今之浮水耳故以為危而謂之厲何取於以衣之義哉

以衣之義不可通則不得不强以褌釋矣揭衣乃是褰裳之義則揭當讀如丘竭反而淺揭之揭讀如苦例反則以叶厲韻耳豈有二音哉至以涉厲分屬膝上帶上殊不知深則厲之深即濟有深涉之深也而豈可以涉厲分二義哉故涉者渡水之通名也而深涉則為厲矣

谷風

二章　荼苦菜顔氏家訓云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

黃似菊陸農師云生於寒秋經冬歷春至夏乃秀月令孟夏苦菜秀即此是也陸璣云得霜甜脆而美華谷嚴氏曰經有三荼一曰苦菜二曰委葉三曰英荼此詩誰謂荼苦及唐采苓云采苦采苦䌛堇荼如飴之荼皆苦菜也良耜以薅荼蓼之荼委葉也鄭出其東門有女如荼英荼也鴟鴞予所捋荼傳云荑苕蹠云亂之秀穗亦英荼之類今按英荼者華之秀也在有女同車則以茅華言在鴟鴞則以荑華言各論於

本章字義

三章 涇水出陝西平凉府鎮原縣西笄頭山東南流逕西安府邠州至高陵縣入渭渭水出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流逕鞏昌府秦州又經岐周南即今鳳翔府岐山縣地又過武功縣北興平縣南至咸陽縣界豐水南來注之又東過長安縣北與涇水合於高陵東流至華陰縣界入黄河

四章 匍匐說文云匍手行也匐伏地也此與集傳手足並

行之說小異

旄丘

三章 狐裘毛氏以為大夫狐蒼裘蒼青色也此說禮無明文惟據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故鄭氏註因以為玄衣之裘而孔氏謂為玄端之裘也但考大夫朝祭之服皆用黒羔裘豹褎而裼以緇衣上加朝服若黄狐裘則大夫蜡祭息民之服狐蒼裘不知其所施其必以其温而用於境外之服如狐貉之

厚以居者歟蒙戎左傳作龍茸毛氏云亂也雖謂之亂豈可遂以為敝哉故毛氏亦無裘敝之說蓋蒙戎者毛聚之狀東萊呂氏直以蒙戎為狐裘之貌亦知訓敝之為非矣蓋自服狐裘而至莒誕但見其為久耳不必以為裘敝也莒誕之時人豈尚服狐裘哉

簡兮

一章　萬者東萊呂氏以為二舞之總名也舞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戚干羽之舞起於有虞氏征苗之

師以萬人為義故謂之萬而三章左手執籥右手秉

翟則舉其文舞一節而言也翟雉羽本注旗干之首

而取之為舞以習指麾籥如笛毛氏以為六孔鄭氏

以為三孔未詳孰是羽舞必執籥者何休謂吹以節

樂而陳氏暘亦云舞者執籥於左而吹之秉羽於右

而舞之蓋亦約度之説耳夫舞與吹本二事而不可

相兼者也豈有右手秉羽以舞而左手執籥以吹之

理乎竊意舞入庭下當合樂之後其去堂上之樂則

既遠矣而堂下之樂亦有編懸之隔或不相聞也則舞者吹籥以先之而籥始於黄鍾之管聲氣之最先者也故使舞者先吹而堂下之樂知羽籥之鼓動也乃合作焉於是舞者應節以舞但以舞成而籥不終奏也故或以六孔或以三孔似皆無害若以籥為節樂則不可通耳

泉水

一章　泉淇俱衛地之水藍田吕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

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今按衛州共城即衛輝府輝縣古共伯國在朝歌西南相州林慮即今彰德府林縣也在朝歌西北泉水與淇合蓋當於此是為衛河古黃河自今大名府濬縣東大伾山北流合衛河於濬縣界東北流入海

二章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出國門封土象山為壇樹茅為主以依神而祭故祭道之神謂之祖又謂之道山行曰軷故又謂之軷其牲或以犬或以羝既祭以牲伏地而以車轢之而去故謂之犯軷喻無險難也周禮犬人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生民取羝以軷皆此祭也但生民之軷言歲終之祀行神耳故毛氏云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顔師古謂黄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

神或曰共工氏之子好遠遊祀之以為祖神皆附會之說也

四章　肥泉水名須衛邑漢地理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國即水經注所謂須城也按須城今為兖州府東平州治非衛地也

鄘風

君子偕老

一章　副婦人之首飾按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飾有副編

次鄭氏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像若今步揺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髪為之其遺像若今假紒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髪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步揺者行步則揺動漢時有此名蓋若今之鳳冠而制稍異然非編髪為之也若編髪則為編即今之假髻而編之下又有髢髲者髪以次第長短而益之則謂之次皆非祭祀之副也〇象服即三翟周禮内司服掌王后之服

有禕衣褕狄闕狄禕當為翬褕當為揺皆聲近而誤也鄭氏謂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揺王后之服刻繒為之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禕衣畫翬者褕狄畫揺者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婦人無外事所祭者宗廟從王祭先王則服禕衣祭先公則服褕翟祭群小祀則服闕翟按翬亦是翟故謂之三翟揺一作鷂翬與鷂雉之異名也若闕翟不畫則未備

而為闕耳三翟之首飾皆以副也但周禮止以王后言不及夫人然祭統㑹于太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則諸侯之妻亦副褘與后同矣故衛人以此而咏其夫人也

定之方中

一章 榛栗皆果木之同類者榛小栗大可供籩實椅桐梓三木名陸璣曰楸之疎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類同而小別華谷嚴氏曰桐有三種青白

之外復有罔桐即油桐也青桐即梧桐一名梧一名櫬詩所謂梧桐生矣是也椅桐梓漆之桐為白桐今按青桐有實是為鳳凰食油桐即素桐此則但可為桐油耳若白桐則華而不實爾雅謂之榮桐中琴瑟者惟白桐也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椅桐梓漆四木皆琴瑟之材種之以其可伐而以為琴瑟故曰爰伐琴瑟見其新造之初即為久遠之圖也

二章　桑木名葉可飼蠶者

三章駁說見漢廣字義

蝃蝀

一章蝃蝀虹也日色映雲而生爲虹隂氣升而陽能勝之故虹能斷雨也陸農師謂雄曰虹雌曰霓虹常雙見鮮盛者雄暗者雌也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分言之則或有二者之分但通言之則皆謂虹也故孟子云大旱之望雲霓而虹可以霓言矣先儒皆以虹爲天地之淫氣竊意蝃蝀之詩但取斷雨爲

義似不以虹為淫也

二章 隮鄭氏以為朝有升氣於西方華谷嚴氏取之謂與候人南山朝隮之隮同而集傳獨取鄭氏以虹釋周禮眡祲之隮殊不知眡祲之隮鄭司農亦以為升氣而後鄭別為說耳竊意以虹釋隮似乎牽合

干旄

一章 干與竿同杠也旗竿也旄旄牛之尾也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此旄牛也以旄牛尾為之謂之旄而

注於旗竿之首郭璞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是也
周禮夏采疏謂鳥羽亦為旌旗之綏蓋綏者垂也旗
旄垂下之名亦作綏即旄也若兼鳥羽而言綏則綏
不但有旄牛尾而已此蓋據秦漢以羽毛為葆幢之
制古者羽毛異用以毛為旄以羽為旌末章言干旌
則析羽而注於旗竿之首者也孫炎曰析五采羽注
旄上陳氏祥道曰干首注以旄旄上注以旌則是以
翟羽插於旛上以表其高故謂之旌干首雖毛羽皆

有非混而為幢者也但所謂析羽者非以一羽析而為二也蓋翟惟二羽在尾最長謂之翹即辥綜所謂雉之徤者為鸐尾長六尺者也全用之則為全羽半用之則為析羽周禮司常云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此以貴賤而分也蓋必天子諸侯之旗用全羽之旞而卿大夫之旗得用析羽之旌故孟子曰大夫以旌而士以下旗竿必不得用旌故特以旌别言於大夫也司常又曰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此為天子言上得兼

乎下故併旌用之道車者朝會之車道德之事也故曰道車斿車者田獵之車遊樂之事也故曰斿車此亦以事之貴賤分用旞旌矣若旄則凡旗皆當有之上下之所通用故不別言耳然此詩干旄干旌皆以大夫言也

二章旟旗名也按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此別其名物之

異有文以識之故謂之幟即六月詩所謂織文也鄭氏以九旗名物之屬為衣徽則陳氏祥道固辯其誤矣常旂旌旐在經傳固有通言者而非通名旗則為九旗之通名也凡旗之制竿首有旄旄上有旌旞旌旞在上非旗幟也旌旄之下有縿以組維於竿日月交龍熊虎鳥隼龜蛇之形畫於縿上此則所謂幟也其幅必廣而長亦過之爾雅謂充幅長尋亦臆説耳故陳氏祥道曰其幅長而不特尋也得之矣漢志謂天

子大常九仞龍旂七仞鳥旟熊旗皆五仞龜旐四仞禮書又有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之說夫謂九仞者六丈三尺天子至士長短禮宜有差但恐不應太高如此意必戰國時有此制觀秦有五丈旗之說則可知矣縿之下有斿斿即旒也其勢象水之流故謂之旒旒蓋練帛為之故爾雅謂之練旒縿之旁則有旆以揚於外旆必戰而後建非旒也其詳別見六月字義旗之為用本別軍容師行則有五

方之旗如曲禮所謂左青龍者交龍之旂也右白虎者熊虎之旂也前朱鳥者鳥隼之旟也後玄武者龜蛇之旐也招摇在上者日月之常也招揺北斗也虞書疏據左傳三辰旂旗之説謂三辰爲日月星則大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畫日月七星蓋星即北斗也然則司常言日月而不言星曲禮言星而不言日月蓋各舉所重互相備耳通帛之旜純用一帛而無飾雜帛之物則用他帛以飾邊而皆不畫竊意

青龍在左東方之旗其色宜青白虎在右西方之旗其色宜白朱鳥在前南方之旗其色宜赤玄武在後北方之旗其色宜黑所以識四方也招揺在中中央之旗其色宜黄蓋以指麾四方之旗也故陳氏祥道謂大常於其中加高馬所謂招揺在上也此五者皆正旗也若通帛雜帛亦必如五方之色分屬正旗以為之從而制必小焉然其制别則固各有在矣此七旗者方各不同帛因異色故自正旗之在中者而言

則謂之大常青者謂之大旗赤者謂之大赤白者謂之大白黒者謂之大麾此即巾車所謂建大常大旂大赤大白大麾者盖亦以五者青赤白黒之色為差以互相備非為同姓異姓與蠻服蕃服各專一色此見旗之可以通言也但自諸侯之别於王禮而言則用王禮者言大用侯禮者言小如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諸侯殺下小綏綏與緌同是以旄言旗也旗固有大小之殊矣左傳亦云分魯公以大旗分康叔

以少帛皆龍旂也魯得用王禮故曰大衛止用侯禮故曰少若以諸侯皆用龍旂言則通謂之大可也説禮者以明堂位有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文遂以大赤為周之正色而釋通帛以大白為殷之正色而釋雜帛則前五色之外又特用此二色此何義乎竊意王者易命固各有所尚之色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所尊建之旗皆用當代之色如夏則用𪊟殷則用白而周則用赤也故鄭氏云凡九旗之帛皆用絳爾

雅云纁帛縿纁絳色赤之淺者也此必一代之通制旗之常也而用於五方則異色以別軍容非可專用者矣專用之旗如孟子所謂大夫以旌士以旃庶人以旃旌不言幟以別士庶人之不得用旌而旌下之縿必鳥隼之旟也觀干旄之詩以旟與干旌並言則旟為大夫之旗可知矣而士之以旃則與諸侯龍旂同似乎踰分士在庶人之上疑當用物而誤為旃字耳旃與旜同則固一色之帛在雜帛之下而不得與

交龍鳥隼熊虎龜蛇同為正旗之文也及詳孟子之言止為招大夫士庶人而發上不及天子諸侯下不及卿意必有如虞人之以皮冠者而其說尚未備邪今亦不可得而考矣其可考者惟司常有曰國之大閱賛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至大司馬則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

此與孟子絶異蓋大閲治兵皆司馬蒐軍之事陳氏祥道分别軍實軍法爲説謂各有所重故旗物不同雖不能無牽强然亦見旗可隨時部分本無定用而其差則有斿數焉天子大常十二斿而亦通同九斿之旂陳氏祥道曰周禮典命自上公至士其車旗各眡其命之數而行人公侯伯子男建常九斿七斿五斿皆以命數爲節然卽王之孤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侯伯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

再命其大夫一命旜物之斿蓋亦稱是竊謂庶人無命數旜必無斿焉斿數有差所以别旗之用也故為天子之事而舉者則數從天子之斿為諸侯之事而舉者則數從諸侯之斿為大夫士之事而舉者則數從大夫士之斿於通用之中又各有尊卑之節焉此與孟子所言之常旗皆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䟽命數以制斿此旗所以可通用歟若考工記序四方之旗而曰龍旂九斿以象大火鳥旟七斿以象鶉火熊旗

六斿以象伐龜蛇四斿以象營室則又臆説矣夫青龍七宿非止九星也朱鳥七宿非止七星也白虎七宿非止六星也玄武七宿非止四星也而皆倚象以取數則斿又有不䀡命數者矣禮家之説雜亂而不可通故特辯論之知此則經中凡言旌旂旟旐之屬皆可類推矣

三章

良馬六之觀集傳以兩服兩驂釋良馬四之而謂六之為六馬則似據夏書凛乎如朽索之馭六馬而言

矣考之車有乘車以吉行者也有戎車有田車以師行者也城門之軌天下所同故凡車之制皆輿廣六尺六寸轍廣八尺雖天子之大輅亦惟四馬而已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註謂良馬五路之馬四匹為乘故言車皆謂之乘又謂之駟大明云駟騵彭彭則武王之戎車亦四馬也車攻云四牡龐龐則宣王之田車亦四馬也節南山云四牡項領則大夫之乘馬亦四馬也是一車四馬上下同

之無間於古今邑嘗有六馬之車哉自公羊傳及王度記有天子駕六之說而後儒遂附益之謂中兩馬為兩服外兩馬為兩驂此四馬也而六馬則驂外復加兩馬謂之騑然非車之常制也意者衰世之君廵遊無度懼車力之不勝或有四馬之外復加二馬或加四馬如穆王之八駿者夏書之言六馬蓋危語也得無為太康逸豫滅德而發歟漢志有乘輿駕六馬之制蓋縁此而起耳故干旄所謂良馬四之者乃一

車正馬之數而五之六之則與賢者同乘欲車之安恐四馬力或有疲而欲代之故隨所至而加一馬以為備耳

衛風

淇奥

二章　弁皮弁也考之周禮司服及註王祭祀以冕兵事以韋弁受諸侯朝覲於廟以衮冕日眂朝以皮弁甸以冠弁諸侯視朝以皮弁日視朝以冠弁冕弁皆冠也

而亦以冕弁為通名韋弁孔安國以為即爵弁劉熙云以爵韋為之蓋皮其質爵其色如爵頭然鄭氏巾車註謂雀飾黑多赤少然鄭氏原不以韋弁為爵弁而以靺韋為弁釋之夫靺者赤也則陳氏祥道固謂其為無據矣但軍國之容與禮服不同軍容者鄭氏所謂以靺韋為衣裳是也若禮服則以絲衣周頌所謂絲衣其紑是也至於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賔介亦宜禮服而註以韋弁為靺韋之弁兵服而曰其服

蓋韎布以為衣而素裳則誠臆說耳與服志云爵弁有收持笄所謂夏收商哻者也然則韋弁豈可專指為兵服哉皮弁即書綦弁鳲鳩所謂其弁伊騏者也孔安國曰綦弁皮弁也以鹿皮為之詩疏云色之青黑者名為綦冠弁以皂繒為之司服謂冠弁以甸則田獵當用皮冠亦皮弁也而以冠弁則因未獵之前司徒誓之未服戎服而猶著冠弁耳孔疏固已論之矣蓋冠弁即委貌也此豈田獵之冠乎委貌在夏為

毋追在殷為章甫其名雖異其制則一太古冠用布至夏殷而始用繒故知冠弁用繒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正謂此矣若緇布冠則猶仍古制焉按弁師冕有旒韋弁皮弁皆有玉天子諸侯大夫皆得用之而玉各有等此其所以差也其韋與皮之辨則疏謂有毛曰皮無毛熟治曰韋本是一類而其尊卑不但以玉别也先儒謂士之服止於爵弁以爵弁為士之祭服也此言冠弁皮弁以上至於爵弁士皆得

用之特不敢用冕耳冠弁無玉飾而爵弁尊於皮弁諸侯亦不常用故知會玉於弁爲皮弁也陳氏祥道曰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祭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賔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

至士共用之也據此則皮弁者上下所得通用而亦
人君所常用者歟其緇布冠亦上下之所通用而庶
人則以之為常服也賈氏曰庶人雖服委貌而儉者
服緇布冠則冠弁亦通於庶人矣凡此弁冕皆玄冠
也祭則用玄衣纁裳朝則用玄衣素裳在朝則君臣
上下同服故凡言衣者皆曰緇衣緇即玄之深者也
自其下於緇衣而言則為玄端故玄端為士服玄端
以布為之其裳則或玄或黃或雜各有所施然尊者

亦得通之或施於冕或施於委貌故武王端冕而聽冊書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劉定公端委以治民晉文侯端委以入武宫晏嬰端委以立虎門董安于端委以隨宰人公西華端章甫以相宗廟會同此可見端之可通於冠冕焉端冕之冕或即冠之通名未必專指冕也陳氏祥道曰玄端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為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内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祭之冕服皆

玄齋之端衣亦玄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玄端也今按私朝之服謂退朝釋緇衣之服以聽政則更玄端耳然見君則猶服緇衣也故鄭武公適大夫聽政之館則曰緇衣之宜兮見其在館而服緇衣以見君也儀禮特牲少牢饋食所謂大夫祭以朝服士祭以玄端者則自祭其先之服也若助祭於公大夫以上服冕士服爵弁皆以絲衣詳見周頌字義

三章重較毛傳以為卿士之車此因衛武公嘗以諸侯入為卿士而言以卿士之車為重較則似其他當有單較然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必無等差也輿人註云較兩輢上出軾者輢車兩旁也則較謂車兩旁横穿之木以其出於軾上與軾為兩層故以重取義耳藍田吕氏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之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

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今按輿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箱即輿也橫廣六尺六寸縱長四尺四寸其長四尺四寸者周禮謂之隧三分者以四尺四寸之長三分之一分得一尺四寸又三分寸之二其二分得二尺九寸又三分寸之一一分在輿前二分在輿後以揉其式

碩人

一章 衣錦褧衣鄭氏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

塗之所服也尚之以禪衣為其文之太著然毛氏於丰傳則謂嫁時之服孔氏曰毛云錦衣錦裳庶人之妻嫁時之服非為在塗異也夫所以謂之庶人妻之服者以士昏禮有曰女紂衣纁襘紂衣絲衣襘緣也禮婦人連衣裳而不異色則但纁襘而已士妻所服如此則衣錦而加褧乃庶人妻所服矣錦者織布為錦文也而褧則無飾之禪衣也此豈與夫人之服同哉蓋上得以兼乎下故莊姜亦服民間之服而又禪

衣覆錦以晦其美葢言其常服如此見莊姜不事表暴所以為賢也按玉藻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裼狐裘竊謂其為錦布也必婦人得通用之而裼衣之上乃加禪衣凡裼衣所加之衣則謂之襲襲以覆裼玉藻所謂充美也去外之衣以見在内之裼衣則謂之裼玉藻所謂見美也聘禮註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也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葢裘葛在内為褻故上加裼衣裼衣即中衣也

免衿上之服以見裼衣為袒故玉藻註曰袒而有衣曰裼即曲禮疏所謂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者也不袒上衣即為襲矣裼襲之義如此但裼衣未有言裳者必亦連衣裳而不異色如深衣之類故言衣而裳在其中矣但朝祭燕饗則以衣裳分上下而各異色與婦人不同耳餘見唐揚之水字義○邢姬姓侯爵國周公庶子所封其國即今順德府邢臺縣與衛為鄰至春秋僖公時為衛所滅譚亦國名今濟南

府歷城縣東七十里有譚城與齊為鄰至春秋莊公時為齊所滅譚本子爵當莊姜時必嘗入相於周故得稱公

三章

鑣鑣自毛氏以來皆訓盛惟華谷嚴氏謂與清人駟介麃麃載驅行人儦儦義異蓋麃無邊傍儦從立人而鑣則從金也然麃之為字象鹿之四足本獸疾走之名吉日所謂儦儦俟俟是也故從人與否皆取疾走之義勒馬銜外之鐵則亦以疾走故名其鐵為鑣

○翟茀孔氏謂婦人不露見車之前後設幛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飾今按凡婦人車皆坐乘謂之安車惟翟羽乃后夫人之茀其他不得用也然夫人常朝亦不用翟茀周禮巾車註謂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者也今諸侯夫人始至故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蓋始至則本自外而來也翟蔽有二巾車所謂重翟厭翟也重雉羽而為之謂之重翟比次翟羽以壓其本謂之厭翟重翟者說者謂從君祭祀

所秉厭翟則從君賓饗所秉如此則非祭祀不得用重翟故鄭氏曰此翟蔽蓋厭翟也竊意重翟厭翟或亦可以通用說禮者過於分析耳

四章

葭蘆也亦名葦葦之未秀者為葭菼萑也亦名荻荻之初生者為萑萑初生亦名亂其未秀者則名蒹皆水草本一物但葦大萑小而於其中又有小大之分故以為別詩中或言蒹葭或言萑葦不過葭菼之別名耳陸農師辯之詳矣

氓

一章布許慎以為枲織蓋用麻紵葛為之毛氏以布為幣而說者因之然許慎則曰幣帛也又曰帛繒也則布不可以為帛矣孔氏曰幣者布帛之名是以布帛為通名幣也豈亦因毛說而強求其通歟

三章鳩類非一然鶻鳩鳲鳩鵻鳩各以其名別之此單言之則與鵲巢維鳩居之之鳩同鳩亦好食葚者不以為別鳩也詳見鵲巢字義

四章　帷裳婦人坐乘其車設帷裳以障之亦茀也以爲容飾故謂之重容若丈夫車立乘則有蓋無帷裳

五章　總角女子未許嫁則未笄但結髮爲兩角而已

竹竿

四章　檜栝也栢葉松身○楫橈也或謂之櫂擨水而行舟疾也

芄蘭

二章　韘即車攻決拾之決以象骨爲之射者著右手大指

所以鉤弦開體

伯兮

一章　殳兵車之器積竹為之主於擊所㨿之圍當二尺四寸細而可舉毛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鄭氏曰有八觚孔氏曰戈殳戟矛皆插車軨此云執之者在車當插用則執之陳氏祥道曰殳雖建於車實賓客往來則候人荷而趨竊意為王執殳者亦候人也

二章　蓬即驺虞彼茁者蓬之蓬但彼以叢聚言此以飛散

言爾雅有齧彫蓬薦黍蓬其種類不一陸農師曰蓬蒿屬草之不理者也其葉散生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說死曰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此首如飛蓬之義也集傳以蓬華如柳絮之飛如亂髪不知何所本邪

木瓜

一章瓊毛氏以為玉之美者許氏以為赤玉但經言玉處多以瓊加之如瓊琚瓊玖瓊華瓊瑩瓊英之類不以

瓊自為一玉也故孔氏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

三章

玖與丘中有麻貽我佩玖義同毛氏以為石次玉者但丘中有麻之詩冀望賢人來遺善道不應以石之非玉者比之也況此篇瓊琚瓊瑶皆言美玉而此章獨以次玉之石配之似亦不倫故集傳曰玖亦玉名也蓋不以為石矣

詩說解頤字義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詩說觧頤字義卷三

明　季本　撰

王風

君子陽陽

一章　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葢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竽皆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竽亦笙屬○房東房也屋次棟之下曰楣後

楣以北為室與房房在東而室在西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内

二章　翿者纛也孫炎以為舞者所持羽蓋本注於旗竿之首之羽以其覆幬而謂之翿舞者之羽亦本此而名翿即翟也詳見宄丘字義然簡兮稱右手秉翟而此以左手執翿者蓋方以右手招友尚未舞也

揚之水

一章　蒲水草似莞而褊有脊生於水厓柔滑而温可以為

席毛氏以蒲為草正指此爾鄭氏不從則釋為蒲柳
夫蒲柔物也故柳之弱者亦以蒲名蓋本爾雅而左
傳所謂董澤之蒲者即蒲柳也鄭所以異於毛者以
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為草
故也然陸農師則曰揚之水不流束蒲言蒲輕揚善
泛今反不流則以水力微而不勝也說者以為上章
言薪言楚則蒲亦木名不宜為草誤矣夫芻亦草也
而綢繆之詩乃曰束薪束芻束楚則豈以言木故妨

草哉故曹氏曰楚小於新蒲輕於楚

兎爰

一章 尚有三訓一曰猶也一曰庶幾也一曰加也此章尚無爲之尚猶也尚寐無訛之尚庶幾也故安成劉氏曰二尚字義不同若著尚之以瓊華之尚則加也後凡如此類各隨文義求之而已

大車

一章 大車周禮及論語皆有此名說者皆以爲平地任載

之車與駟車不同大車以一牛駟車以四馬大車即役車以其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故謂之役車先儒以役車為牛車周禮巾車云庶人乗役車是也陳氏祥道曰大車兩轅也蓋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衡短而轍狹一輈之車兩服在輈外衡長而轍廣故牛車轍廣六尺與駟車八尺之轍不同牛車衡長六尺與駟車六尺六寸之衡不同駟車横六尺六寸縱四尺四寸而牛車縱横各六尺故謂之方箱但駟車軫長

四尺四寸牛車軫長八尺而箱方能載故以牛車為大車耳又按巾車云大夫乘墨車疏謂墨漆革車而不畫者也此亦同為駟車毛氏以大車為大夫之車則誤以牛車為駟車矣故孔氏曰役車庶人之所乘庶人賤以供役為名耳○毳衣毛氏以為大夫之服蓋以周大夫聽男女之訟者言也然許慎以毳為緆而下章之璊則以為虋而曰禾之赤苗也明非毛毳冕矣毳冕非所以聽訟而聽訟之衣不得如菼青璊赤

慎為此論已足破舊說之非矣陸農師既援引之又以青近玄赤即纁而以禮大夫之玄冕者玄衣纁裳為解則經文但言毳衣今以纁裳之色遷就於衣似猶牽強亦未為有定見也且如菼如璊之毳衣以毛布為衣而冕服之毳則畫虎蜼於衣也蓋古者宗廟之彝有畫虎畫蜼者故章服以虎蜼名宗彝而毳冕五章之畫衣起於宗彝故遂以其冕名毳冕而其衣則以絲為之非布也毳衣雖同其實則異大車之毳

衣豈可以為冕服之毳哉

鄭風

大叔于田

一章乘馬者一車四馬也此田車也田車之制詳見車攻字義凡駕車致遠必取馬之有力者當以壯馬故詩中多言四牡況田獵之齊足者乎言乘馬則壯可知矣二章言乘黄四馬皆黄也三章言鴇爾雅云驪白雜毛曰鴇鴇從馬則馬而非鳥也乘鴇亦四馬一色

也既壯而四馬又一色可見其馬之良矣

二章

兩服兩驂凡乘車六尺六寸中有一輈兩馬在輈外謂之服馬服馬在衡兩端之內故集傳曰衡下夾輈兩馬曰服其外各有一馬為驂故集傳曰衡外兩馬曰驂襄駕也馬之最良者為上駕猶史言上駟也鴈行者驂少次服後頸當其胷如鴈行之有次序也上章言兩驂如舞言其調和中節也服馬制於衡不得自由故以如舞言於驂耳下章言兩服並首在前則

曰齊首兩驂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則曰如手也餘詳見干旄字義○磬控范氏處義曰磬謂使之曲折如磬也控謂有所控制不逸也○縱送集傳以舍拔為縱拔括也矢銜弦處覆彇為送彇弓弰也又謂之弭即弓末受弦處也華谷嚴氏曰縱放箭也送送箭也今射者云前手擲後手斲擲即送也斲即縱也舊說從禽曰送今不用

三章

釋棚釋觧也棚矢箙蓋即春秋傳所謂冰也華谷嚴

氏曰用矢則舉掤以開箙既用則納矢箙中釋下掤以覆箙○鬯弓鬯與韔同弓囊也鬯弓亦謂之弢弓孔氏曰謂弢弓而納諸鬯中也

清人

一章二矛蓋梏夷矛守國之兵也而一矛併副為二鄭氏閟宮註云備折壞也詳見秦無衣字義○重英者矛各有英飾也二矛並建車上其英相累而見故曰重英蓋絲纏毛羽而朱染之故魯頌閟宮曰朱英懸於

喬下近柄不礙於用處鄭氏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是也矜矛柄室謂矛之銎孔受刃處題識也蓋矛柄近上及於銎孔之下懸毛羽以題識之為英飾也

二章

重喬義與重英同喬韓詩作鷮鄭氏亦云居橋反雉名蓋雉飛高止一丈長止三丈一起即下故矛旁勾謂之喬下向而曲狀如雉飛也見日久英弊所存者喬耳

三章

左謂御者主御車旋回右謂車右主抽刄擊刺中軍爲將者居中在鼓下主擊鼓調度葢春秋時卿大夫爲將者大抵如此君將亦然此與士卒兵車之法不同如閟宫公車千乘是以士卒出車言故鄭氏註二矛重弓則曰兵車之制左持弓右持矛中主御以經文但言矛弓而發此義耳考之甘誓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御非其馬之正皆曰汝不共命則左右主攻而中主御欲其驅馳不失中正也甘誓夏書此必

古法故周制士卒出車猶仍之也然君大夫將而使御居左蓋必春秋時將欲親覩行陣而御者則從其詭遇𡚁若人君常御之乘車則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見於曲禮孔疏又與卿大夫兵車法異然御者在中不失古法而君左人持弓之位可以蔽身於禮自宜然耳因備論之

遵大路

一章 袪袂口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之小稱又

曰袂是袪之本袪是袂之末俱是衣袖

女曰雞鳴

一章　弋鄭氏以為繳射也繳音灼孔氏曰謂以繩繫矢而射也繳謂生絲為繩今按生絲為繩則甚細故史記謂之徼繳

三章　雜佩以婦人之常佩言舊說以為玉佩非也其夫弋鳥之婦蓋民家也安得佩玉邪建安熊氏曰婦人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綫纊大觿木燧之

屬備尊者使令也鐫觿結狀如錐以象骨為之燧取火箴貯以管

有女同車

一章佩玉左右佩玉也集傳云上横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鋭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長慱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内向曰横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瑀而下繫兩璜行則衝牙觸牙而有

聲也今按瑀或以為玉云珠者先儒以為此不可考

又佩必有環當在組間擊有聲處故經解曰行步則

有環佩之聲佩之等差見於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

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

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玉

以白為貴瓀玟為賤故以為差然瑜亦美玉也雖山

玄水蒼色不純白必皆美玉也組綬者以組為綬貫

佩之珠玉而相承受故謂之綬耳婦人亦有佩玉但

其等差不可以考陳氏祥道曰或亦眡其夫而為之度歟今按此詩言瓊琚必亦美玉也故謂之瓊瓊琚别見木瓜字義

二章

将将與鶬鶬同鶬本鳥名故借衆鳥搶食之聲以狀聲之衆集衆集則聲大故又取大義而言将将從金則為鏘鏘以金聲言也從玉則為瑲瑲以玉聲言也樂聲亦通用之其義一也将将對噦噦則将将為大噦噦為細故釋将者則曰集釋噦者則曰徐知此可

以得將將將之義矣惟綿之應門將將閟宫之犧尊將將不可以聲言則專有取於大義耳

丰

三章衣錦褧衣詳見碩人字義裳錦褧裳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别韻句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褧下章倒其文互言之又曰庶人之妻嫁服也

出其東門

二章 荼秀名也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蒤委葉邶風荼苦即苦菜也周頌荼蓼即委葉也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也華谷嚴氏謂此章之荼為英荼其義與孔說同詳見邶谷風及鴟鴞字義

齊風

著

一章 充耳塞耳也即所謂瑱孔氏曰懸瑱當耳故謂之塞耳以素絲為紞也紞懸瑱之繩紞用雜綵線織之天

子諸侯五色臣二色今按古者五等之爵朝會祭祀
皆以充耳著蓋諸侯待賢之詩而懸瑱之紞或以素
或以青或以黄必為君者得以通用故其色不同集
傳謂以纊懸瑱則紞即纊矣其瑱則毛氏云天子玉
瑱諸侯以石故淇奥言充耳琇瑩琇謂石之似玉者
則諸侯之瑱以石可知矣著亦諸侯之瑱而曰瓊華
瓊瑩瓊英瓊玉之美名華瑩言其光彩瑩然也不用
美石而同於天子用玉之飾見其僭侈矣鄭氏以此

詩之瓊為石色似瓊者亦強解耳朱子又云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據此則瑱又有用象者用象之瑱當又次於琇矣

載驅

三章　彭彭多貌蓋讀為必亡反則如合幇而行故以為多與本音蒲庚反者不同蓋彭本以鼓聲而會意轉讀為蒲光反者亦鼓聲也故取大義故凡車馬言彭彭者皆壯盛之意因大而言也與必亡反者不同矣

四章 儦儦衆貌本因麃字乃獸疾走之名傍從立人則以人言耳獸走多群行故以為衆

猗嗟

二章 侯孔氏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賔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正以綵畫為之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中央之綵方二尺以外準其綵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正與鵠大小同矣鵠乃用皮謂之正者正亦鳥名齊

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
為雋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賔射射正此言不出正
分據賔射為文也今按正當作鳿鵠取名於鳿鵠鳿
鵠小鳥亦捷黠難中是以中之為雋正晝於布侯故
曰晝布為正鵠棲於皮侯故曰棲皮為鵠大射賔射
之外又有燕射其侯之中非鵠非正陳氏祥道謂燕
射之侯則晝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象鵠蓋天子熊
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晝以虎豹士布侯

畫以鹿豕皆丹質質即的也故燕射謂之獸侯而所
畫之差如此大射者為祭祀而射王與諸侯以射擇
群臣可以與祭者射以觀德中多者得與於祭此以
射鵠也周禮司裘以卿大夫共麋侯而皆設鵠列於
大射則恐衰世之僭禮耳賔射謂諸侯來朝王與之
射及諸侯以事會諸侯而射於其國此以射正也燕
射者謂勞使臣若與群臣飲酒而射者此以射獸形
也凡此三射皆朝廷之正禮分言之實有鵠正獸形

之殊或以燕射之質即為正鵠豈亦有時而通用乎

今魯桓公在齊非賔射也以其為賔而用布侯以射

正故孔氏曰據賔射為文也此外又有鄉射則鄉大

夫若州長因行鄉飲酒禮而射不列於三射之中所

用必亦布侯之畫虎豹鹿豕者則但可以為獸而不

可以為正鵠矣燕與飲不同故燕為朝廷之禮有辯

在彤弓

三章

四矢集傳以為禮射每發四矢蓋本鄭氏鄭氏又曰

禮射者大射賔射燕射是矣四矢象有事於四方此據禮射而言耳但禮射不主皮而貫革則主皮之射也葢魯桓公嘗與齊人狩禚自試其善射故云然耳凡射皆以四矢為一發豈必禮射哉

魏風

陟岵

一章一岵及二章屺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曰屺爾雅則謂多草木岵無草木屺二說不同必傳寫者

有一誤集傳主毛今從之

伐檀

一章 坎坎毛氏云伐檀聲集傳則以為用力之聲曹氏亦曰檀木堅韌故伐之聲坎坎然非若丁丁之易也如此則以坎坎與丁丁分難易矣竊意坎與究丘坎其擊鼓坎其擊缶之坎同謂其聲之直率而不究轉也若丁丁則或在空林或在空谷皆虛中相應之聲與坎坎異耳豈以難易分哉○河本黄河以清漣言則

未濁也蓋黃河上流其水猶清自龍門以下涇渭雜入至蒲而始濁耳此必君子隱於石隰二州之間河水清漣之地能自食其力而其俗又勤耕好獵儉嗇多藏故詩人以此美之此蓋晉之西鄙近於西河者而列於魏風亦猶汾沮洳之言公路公行公族也得非以其地之交界而相混歟○稼穡毛公以種之斂之分釋集傳因之孔氏曰以稼穡相對者皆先稼而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

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廛以一夫所居言謂三百戶家家皆得取禾非謂一夫自有三百廛也李悝言於魏文侯曰一夫治田百畝畝收粟一石五斗勤者益三斗則百畝之田以勤者計之不過收粟一百八十石耳安得三百廛之多邪蓋三百以邑中戶數言古之言邑者小曰十室大曰千室約其中則恒曰三百如易所謂邑人三百戶論語所謂駢邑三百也一戶即一家受一廛而

爲氓是爲夫家矣

二章 億十萬也以刈禾把數言按李悝言於魏文侯曰一夫五口治田百畝畝収粟一石五斗爲粟百五十石治田勤謹畝益三斗損亦如之則百畝之增當爲粟百八十石矣古之百畝當今田四十一畝強粟未脫殼者也百畝得禾一億把則每把爲粟一合八勺億把則爲百八十石矣以上農夫八口之家之力計之可以恒得此數否則所収或不及矣鄭氏以三百億

為禾秉之數秉即把也夫每夫受一廛而為㽓者得粟億把已為大熟矣而云三百億則太多矣○特爾雅謂豕生一曰特是也集傳以為獸三歲曰特蓋本毛氏竊意上下章言貆鶉皆專指一物不應此章則泛言獸也故以爾雅之說為正

三章

囷倉類民家所以藏粟者也與庾不同在野而無屋為庾在屋下為囷說文曰囷廩之圓者從禾在口中圜謂之囷孔氏曰方者為倉故圓者為囷○飧說文

云晡時食也本從夕食又云水澆飯也蓋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飯饔而飧薄此朝夕之所以異食也然集傳則主毛傳熟食曰飧之說蓋兼肉與食而言耳狩獵之所獲以之為肉稼穡之所獲以之為食蓋猍此意也

碩鼠

一章　碩鼠大鼠也陸璣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其形大故云大鼠今

按五技謂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碩鼠蓋即爾雅鼫鼠

唐

揚之水

素衣舊說以爲中衣也中衣如深衣衣裳相連而色一章同君眡朝之外禮賔等事亦常服皮弁皮弁之服素衣素裳素衣謂麻衣而色白者鄭氏所謂白布衣積

素以為裳也而中衣在内亦用布與表相稱陳氏澔謂外服用布則不得用帛為中衣是也玉藻孔氏疏引皇氏曰凡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用布衣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賈氏聘禮疏曰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襯身襌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

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此䟽與皇氏之說不同皇氏則裘葛之内俱用中衣而賈䟽則裘上有裼衣而内無中衣絺葛袷褶之上有中衣而中衣不在内又但言中衣而不言裼衣則中衣即裼衣蓋互相備也二説皆主朝祭之服言但今諸侯訪賢者之詩不知其上當加何服意

者其以無繪之襌衣歟袒而見美故以中衣言耳中衣者必白色之布也故謂之素非以素為絲也先儒以祭服言絲則不知此為下賢之詩矣襮領也爾雅云黼領謂之襮黼領者繡刺黼文於領也黼文者非若章服之繡斧形也考工記云白與黒謂之黼五色備謂之繡繡與黼嫌於同用故繡為刺繡之繡非五色備之義也如此則襮熏黒白二色而為黼耳鄭氏以其義難通乃改下章之繡為綃綃繒名也則不必

然故石梁王氏以為繡當依時文不必改也朱襮者染繒為赤色以為中衣之領緣而黼則繡於領中也故曰朱襮領為衣首故言襮以表其貴若緣則統於其中不必言矣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則諸侯為之不為僭矣然非見美致敬必不用黼領也故朱襮之素衣即裼衣也言中衣亦見其為通名耳若皇氏謂在裘葛之中則近體之褻服也何必加黼領哉裼衣之上有正服蓋朝服之類謂之襲

衣裼襲之説詳見碩人字義

椒聊

一章 一升與前漢志合龠為合十合為升之升同當今升之二合崔靈恩謂古者為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則其量太小而二合亦不能容矣若毛氏謂兩手為匊吕氏謂古量二升曰匊則似匊大於升而陸農師曰兩匊為升則又升大於匊何其相戾哉要之當以前漢志之説為古法之正

綢繆

一章三星參與心皆三星不知何所指也毛氏以秋冬為昏時則以三星為參建亥之月參星始見於東方於禮可以昏矣鄭氏以嫁娶用仲春則以三星為心建艮之月心星見則時已晚矣而在隅在户各以移時異月言則詩中所謂今夕者非指一時矣豈文意哉蓋此詩本淫風其曰在天在隅在户者以其夕所見而言也始見於天少移於西南則為隅矣夜深於户

中見之則為在户矣何必强解邪

羔裘

一章

羔裘在朝上下之通服但君純羔大夫則以豹飾華谷嚴氏曰疏云韠與裳同色衣與冠同色冠黑則服亦黑故用黑羔皮為裘而以緇布為衣以裼之袒而有衣曰裼見美也以緇布衣覆之使可裼也必覆之者裘褻也其上乃加朝服此緇衣羔裘諸侯日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服之其所異者君則純色臣則

以他物飾其褎所謂羔裘豹褎羔裘豹袪是也今按羔裘而裼以緇衣經傳每有明文毛氏傳於緇衣以為卿士聽朝之正服鄭氏亦謂緇衣者居私朝之服孔氏疏之則謂緇衣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蓋諸侯旦朝以冠弁其服緇布衣故知是聽朝之正服既朝退大夫適治事之館猶服緇衣以聽政也據聽政則館尚在私朝不在私家也若在私家則謂之燕居而用狐貉之厚以居故陳氏祥道謂君子狐青裘

豹褎玄綃衣以裼之葢大夫士之燕服也是不敢褻用羔裘也不用羔裘則不以緇衣可知矣故緇衣羔裘非私家燕居之服也按燕服當用玄端麻衣也今用玄綃衣為裼葢以綃為領緣耳

秦風

四驖

一章　六轡御者所執之六轡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

惟六轡耳

三章 輶車註以為驅逆之車驅逆之車即佐車非君車也凡田獵君所乘者則謂之田車不宜以輶為名○鸞鈴之效鸞鳥聲者故名為鸞鑣馬銜兩旁之鐵驅逆之車置鸞於兩銜之兩旁驅逆之車田車之佐也和鸞別詳蓼蕭字義

小戎

一章 戎戎車即兵車也以其軏之以草漆之無他飾故又

名草車自天子諸侯言總謂之戎路對大車而言則

曰小戎董氏謂天子之戎車為元戎諸侯之戎車為

小戎非也民俗稱君之車豈可以小名乎大車乃牛

車庶人之役車也言小戎正以從軍不得用大車供

民役耳○俴收俴淺也收軫也所以收斂所載者也

鄭氏謂輿後横木是也凡升車皆自後軫入於車内

其深四尺四寸周禮謂之隧至軾前則為軓一作軋

鄭司農所謂軓式前也蓋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

植而頼軓以持車正者其面出於式前矣葢隧深四尺四寸本因其輿之廣六尺六寸而三分去一也又三分隧以其一出式前以其二居式後故輿人曰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夫軾前之軓不名為軫而兵車之軫與乘車同孔氏謂車前後横木皆曰軫自後軫至前軫淺於乘車故曰俴非矣陳氏祥道考之於禮而辯之曰車前有軌有陰而已未聞有軫而軫則許慎亦以為車後木也然則四尺四寸之

隧比於牛車之牝服長八尺者為淺牝服謂軫而其箱方則深矣淺收之義蓋如此餘詳見王風大車字義○五楘梁輈五五束也楘歷歷然文章貌輈轅端之軏所以鉤衡而駕馬者論語所謂小車無軏是也轅長一丈四尺四寸前為頸後為踵頸以持衡踵以承軫其四尺四寸自軏而下以至於軫則以轅之踵承之隧深四尺四寸正合此數其十尺則在軏前周禮輈人所謂軏前十尺而策半之也策御者之策也

策半則五尺也以策五尺則御者執之適可以及馬而無過不及也輈從軏前則稍曲其上至末為頸當輮之端值衡則向下鉤之此即輈也衡輮前横木當兩服領上鈌去七寸以扼馬領於前使不得去謂之軛其上平處為衡通言之衡即軛也輈則所以鉤而就之輈形穹窿上曲如屋之梁蓋輮端之輈與輮通為一木輮當兩服之中恐礙服馬體膚故特穹之而為輈車以輈為主懼輈之不堅也故一輈以皮革五

處東之其文章歷録然也馬牛駕車皆任於肩而用

力吳氏程謂牛力全在肩馬力散在一身之説非也

○游環靷環也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

却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

驂馬使不得外出也脅驅亦以皮為之前繫於衡之

兩端後繫於軫之兩端當服馬脅之外所以驅驂馬

使不得內入也此所謂軫蓋即軓也○陰靷鋈續陰

揜軓也軾在車前輢在車兩旁當軓之處則以横板

側置車前埀軿上左右三面陰蔽此軏故謂之陰也或以軏為軏或以為轄頭轄頭即軸兩端皆非也鋈者沃灌之義靷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而陰板之上有續靷之處則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在衡外其頸不當於衡故别為二靷以引車亦謂之靳此則制驂馬使不得前也靷靳皆引轡之名即轡也餘見韓奕字義白金者孔氏謂金銀銅鐵緫名為金兵

車之飾或是白銅白鐵未必皆白銀而鋈亦非白金之名也毛氏以鋈為白金誤矣○文茵茵褥也以虎皮為之有文采故曰文茵舊說以為車中所坐但方言駕車之事未宜遽及坐褥蓋指服馬藉領之褥而言也暢轂暢長也轂車輪之中以外持輻而內受軸者也大車之轂長一尺有半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考工記曰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蓋大車本安則欲其利小車本利則欲其安故兵車用暢轂也○騏綦文

也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為綦馬左足白曰馵

二章

中兩服馬之在中者也赤馬黑鬣曰騮黄馬黑喙曰騧馬黑色白驪四牡孔阜馬雖齊力而雜用四色之馬蓋軍士所乘之車不能盡齊色也○龍盾盾干也以木為之而畫龍於上也合者合二盾以蔽車車廣非一盾所能蔽故耳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為車蔽是也集傳謂合二以備破壞非矣蓋合盾與下章交韔二弓者不同○觼環之有舌者亦消白金以沃之蓋

鋈觼也軜驂馬之內轡也置觼於軾前以繫之納而不執故謂之軜每車八轡而經傳但言六轡者正以此二轡當繫於觼也孔氏曰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之左右令隨人意驂馬欲入則偪於脅驅內轡不須挽故納驂二轡繫於軾前也

三章

俴駟俴駟俴收之四馬也群謂群集非以調和言也厹矛謂刃有三角蓋即酋矛名異耳詳見無衣字義錞矛下端之平底也亦消白金以沃之故曰鋈錞○蒙

屭雜也伐中干也盾之別名𣬈文貌謂畫雜鳥之羽於盾上而其文𣬈然也盾為大盾故畫龍伐為中干故畫鳥羽○虎韔以虎皮為弓室鏤刻金以為飾也膺胷也范氏處義謂弓室之胷是也詩中凡言車馬處如釆芑鉤膺鞗革崧高鉤膺濯濯韓奕鉤膺鏤鍚皆以膺為馬當胷帶以其上下文皆言車馬之飾也惟此則為韔弓而亦毛氏亦以為馬帶則與上文不相屬矣故華谷嚴氏獨以范氏之説為長交韔者交

二弓於韔中謂顛倒安置之必二弓以備壞也閉弓檠也禮記作䪐緄縆縢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約之於弛弓之裏檠弓體使正也孔氏曰縢為約之以繩非訓縢為繩又曰以繩約弓然後納之韔中也

終南

一章 狐裘狐白裘也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以錦為素錦言其色之稱也素白而曰錦蓋用五色絲織以成錦而以素為主顯其白耳君兼天子諸

侯而言鄭氏謂天子狐白之上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皮弁服亦白色與裘稱也則皮弁者天子視朝之服而諸侯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故通稱君耳此本臆說經無正文故陳氏祥道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燕服也王之燕服不但玄端而已所以有狐白裘錦衣也言王則諸侯可知蓋狐白裘粹白之色裘之難得者也欲人有粹白之德則上下可以通服或賤者力不能備則但衣狐青而

已非以狐白為禁也蓋狐比羔為賤故朝服常用羔裘而燕服多用狐裘但以狐之白者難得故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患然而人人皆得用之於此亦可見矣故集傳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既以錦衣為燕服則不必用絲織錦意必麻衣之素質而為錦文者歟

二章

黻衣繡裳黻與芾同蔽膝也一名韠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其初制

服之意如此內則子事父母端韠是以韠從玄端之衣乃古人之常服也故其服通於上下則用韋而謂之韠在冕服為貴者所服則用繡而謂之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黻如兩已相亞之形取君臣可否相濟之義也據書疏則以青黑二色線繡之於裳繡者刺也刺文之總名非必五色備然後為繡也冕服有十二章以次降殺至於三章皆以衣為繪裳為繡黻者取其辨也陳氏祥道謂理成於辨故服章以黻

終雖殺窮於一章衣可以無文而裳不可以無黻裳必繡黻以存古人蔽膝之意也主黻而言故遂以其衣名黻衣黻本在裳非謂衣有黻也然祭服之黻衣用絲常服之黻衣用布即麻衣也而貴者之用繡黻則以别於常人之韋韠焉常服不以冕而以弁或以冠則不可知耳上章言錦衣狐裘而此言黻衣繡裳則錦衣裼裘之上又加此衣裳也桉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孔氏曰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彞也藻也火也粉米

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施於裳也鄭註云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有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驚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

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竊謂五冕不常服惟祭祀則服之及王受諸侯朝於廟則服袞冕其以大裘祀天而不言章服者亦必有袞以加裘也大裘則在五冕章服之中宜皆有之但於祀天首發之以見例耳裘本褻服豈可不加上衣以祭天哉鄭氏又謂周以日月星辰之三辰畫於旗而冕服雖天子止用九章則天子與上

公無別就使天子用升龍降龍諸公但用降龍亦五十步百步之間耳此豈聖人制禮以辨上下之意哉故虞書之十二章乃天子等威之所繫後王亦烏得而變之但其取義以龍德為重故雖十二章有三辰亦主龍而言衮耳上得以兼乎下故天子於冕服之異等者皆得用之其餘則公自衮冕以下侯伯自鷩冕以下子男自毳冕以下天子之孤自希冕以下亦皆得用其所用則大祀中祀小祀之類各有其差焉

然以孟子考之則天子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侯與公同一等不與伯同等也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不與子男同等也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而今冕服皆在其等之下則司服之言似亦非古制也且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謂之衮驚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故謂之鷩毳冕五章宗彝為首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因名宗彝為虎蜼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謂之毳孔

氏固謂鄭氏此解配文甚便矣若夫希冕之名為希則不知其何指鄭氏必以絺紩之義解之而曰刺粉米而無畫衣既謂粉米非可畫之物雖在衣亦刺之也豈有本在下裳之粉米而可刺於上衣之理乎其為臆決甚矣夫大裘之冕衮衣之冕鷩衣之冕毳衣之冕希衣之冕此五冕者同用冕也其章服不同而旒數有等故冕亦異名耳然鄭氏幷師註言衮衣之冕十二斿鷩衣之冕九斿毳衣之冕七斿希衣之冕

五斿玄衣之冕三斿斿即旒也是以天子之冕為十二斿侯伯之冕為九斿子男之冕為七斿孤之冕為五斿大夫之冕為三斿也夫冕旒既以十二九七五三為差則章服亦宜與之相配以旒之十二配章之十二旒之九配章之九旒之七配章之七旒之五配章之五旒之三配章之三可也而以十二旒為九章之冕九旒為七章之冕七旒為五章之冕五旒為三章之冕三旒為一章之冕何其各自為等而不相直

乎況弁師但言天子之斿十二就諸侯之斿九就而已侯伯以下皆無及焉亦不明言其孰為衮衣之冕孰為鷩衣之冕也鄭氏何必强為之觧哉以五冕配五章則旒至三而止章亦至三而止𤣥冕之一章則不得有一旒之冕矣若冕以一旒則在前左右不足以敝目故冕至於一章則無旒矣鄭氏謂爵弁如冕無旒不可盡以其説為無據也葢冕服皆𤣥衣纁裳然以其用於宗廟而不敢褻故以絲為之𤣥冕之衣

亦謂之黻衣繡裳以裳繡黻而衣無文也士亦當有此服周頌所謂絲衣也絲衣則加爵弁爵弁即韋弁特以助祭為重而尊其名為冕耳漢輿服志以爵弁為夏收商冔在禮記則以周冕與之並稱此又以見冕可以為弁之通名也知此則冠冕之制皆可通貫而無疑矣

無衣

一章　矛如鋋而大考工記云刺圍則以為刺兵說文云象

形則以為勾兵陳氏祥道合二説言之則以為矛之為器上鋭而旁勾上鋭象物生之芒旁勾象物生之勾蓋可以刺可以勾者也矛之為用如此而已其有長短亦隨所便耳或建於車上或執於軍中兵勢長短各有所宜也大凡兵器皆然如戚揚本同一斧而鉞大斧小用各不同故以戚為斧揚為鉞也考工記謂矛有酋矛夷矛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攻國之兵欲短以地遠涉阻也守國之兵欲長以地近

不涉險也此雖近乎强名然相傳已久姑從其說酋言其近夷言其長然則此章之矛與秦小戎之厹矛皆出兵征討攻國之兵也當用酋矛鄭清人與魯頌閟宫之二矛皆未出境内守國之兵也當用夷矛矣厹與鍭通言其勾下曲鍭鍭然也其實當與酋矛同義特以刃有三角而異名耳曲禮疏曰矛如鋋而三稜固以三稜者同名為矛也二弓之義鄭氏前後不同於清人則曰酋矛夷矛於閟宫則以二矛與重弓

共文重弓是一弓而重之則二矛亦一矛而有二又別立一義而曰備折壞也如此則清人之二矛既與閟宮異義而一車中建二矛長短不齊亦豈所以整軍容哉故通以備折壞釋之而於義始安耳

二章

戈戟屬即漢之勾孑戟也雙枝曰戟单枝曰戈孑者其胡单枝孑然謂之胡孑鄭氏曰戈勾兵主於胡也孔氏曰戈如戟而横安刃但頭不向上為鉤直刃長八寸横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四寸並廣二寸書圖

因之曰戈廣二寸内四寸胡六寸援八寸柲六尺有六寸内謂胡以内接柲者胡謂矛之旁出者曲猶牛胡也援謂直刃也柲謂柄也戈之用主於胡胡過於直則倨但可以剌胡過於曲則勾但可以鈎惟得其中制往無不利陳氏祥道曰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柲短而易持其胡則援廣而易入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鈎觀富父終生以戈椿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以戈

殺駒伯則戈之為用可知矣戈奚適而不用哉

二章

戟一作棘以其能刺也亦曰勾兵自其在車言則曰車戟按考工記車戟常一丈六尺也戟廣寸有半寸内三之四寸半胡四之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勾中矩刺重三鋝戟中旁出之兩枝對分上下其橫貫於援者皆為胡橫貫於援恐力弱而易欹也故必有胡胡之直方而磬折者謂之倨其磬折而下垂者謂之勾磬折故為矩刺即鄭司農所謂援蓋以刺申明援

義耳非有二也後鄭不從司農之說乃以刺援分二類似有不通者蓋戈戟形同而制異其所以異於戈者雙枝耳惟其雙枝故有三鋒其中在援之末者則主刺之鋒也其旁在上枝之上者則向上之鋒也在下枝之下者則向下之鋒也無向上之鋒則不可刺無向下之鋒則不可勾故賈公彦曰三鋒皆向上者無用也惟以中鋒言則重三鋝戟與戈同耳鋝色劣反三鋝者一斤四兩也戈戟之刃皆以金為之考工

記云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蓋有錫則刃白也戈下鐏戟下鐓亦皆以銅為之本鄭氏註故小戎厹矛言鋈鐓非銅安可鋈哉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前其鐓註云鋭底曰鐏平底曰鐓此可以見戈戟之别矣

三章

甲軍中所被以衛身之服也曰介曰函曰鎧皆其别名陳氏祥道曰鎧所以致其凱經中言甲不及鎧蓋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管子曰蚩尤以

金爲鎧不可考也○兵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說禮者以此爲步卒之兵而於兵車則以酋矛夷矛爲二而不及弓矢安有此理哉夫弓矢攻兵之可以及遠者也殳擊兵矛刺兵而亦可勾戈戟勾兵而亦可刺皆接戰之短兵也隨其所往惟此五兵而已五兵之應長短不同而遠近之間用各有濟在習之使熟耳脩則習之熟矣

渭陽

一章 渭水名說見邶谷風字義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今按雍秦德公所徙之都漢置縣屬右扶風今為鳳翔府鳳翔縣地咸陽漢為渭城縣今為咸陽縣屬西安府渭水南去縣三里秦舊縣在今縣東三十里○路車按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曰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蓋玉路金路

象路乗車也革路兵車也木路田車也見考工記輪人註象路以下諸侯得通用之金路天子以賜有功及同姓諸侯之異等者而後得用若玉路則惟天子乗之諸侯不敢用也路者大也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之稱皆以大言非謂行於道路而為路也故惟天子諸侯之車稱路若卿大夫非特賜不得有路如左傳襄公十五年王賜鄭子僑以大路二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為革木二路理或然也既賜

於天子則亦稱路矣然此亦衰周之事若衛叔仲于奚得請繁纓之類耳賜以草木之說雖無明文豈非金路象路皆諸侯之賜歟然則重耳雖以同姓當為諸侯尚未有功渭陽之贈未宜即用金路其必用象路矣詳見采芑字義

權輿

一章　夏屋諸家多以宮室之美為夏屋謂居大屋而食無餘也鄭獨不然而以為大具孔氏謂下章始則四簋

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眉山史氏亦取鄭氏大具之說而謂詩夏屋不指屋宇也經言夏屋惟此而已至揚雄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則誤以為屋宇矣竊意夏屋蓋指俎也其即閟宮所謂大房歟故元陰幼達云夏屋本食俎亦不以為巨室也食小食謂燕食也若禮食則為大食與公食大夫之食同矣禮食似饗無酒詳見彤弓字義

二章 簋即敦也虞曰敦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有會

會者蓋也簠簋與簠簋同而方圓異内方外圓曰簋以盛
黍稷外方内圓曰簠以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考工
記旊人為簋則瓦器也賈氏據易象謂亦以木為之
則臆說耳黍稷各二簋多以備餕故曰四簋公食大
夫禮宰夫設六簋今言每食四簋是燕食非禮食也
禮食則主國之君食聘客即所謂公食大夫也上章
言夏屋渠渠鄭氏以為大具則禮食矣燕食乃常食
也嘉穀之中黍為尤美故食貴黍而多以簋言

詩說解頤字義卷三